

• 民族医药 •

壮族医药学的防治特点

班秀文

(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)

提要: 本文简要介绍了壮族医药的特点: 1、以外治为主, 偏重祛毒。2、防治结合, 有病早治。3、用药简便、贵在攻专。4、扶正补虚、必配用血肉有情之品。

壮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 曾对本民族的繁衍强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特殊性, 壮医在同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, 逐步积累了许多防治疾病的独具一格的方法, 并产生了相应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实践。

壮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地是两江(左江、右江)和红河河流域, 这里山水秀丽, 物产富饶, 山峦起伏, 江河溪沟网罗, 林荫茂盛, 加之气候骤变, 空气中湿热交蒸, 因此多有虫毒的孳生, 产生危急的疫病性病变。北宋时范成大撰的《桂海虞衡志》所称“两江水土尤恶, 一岁无时无瘴”, 即是指此而言。壮医把这些疾病归类为痧、瘴、蛊、毒等, 在防治上有一套相应的方法, 如药物内服、薰洗、外敷、针法(陶针、金针、银针、木刺)、刮痧(磁碗刮法, 骨弓刮法)、角法、药物洗鼻或雾化、药线点穴灸、灯芯火烧等。如能审证准确, 用药及操作精当合拍, 皆可获得较好疗效。

壮医对于疾病的认识及防治方法, 既有独特的风格, 与中医学又有相同之处, 其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。

一、以外治为主, 偏重祛毒。壮医认为人之所以发生疾病, 是由于受到“毒气”的侵犯, 这种“毒气”能使人的气血紊乱, 脏腑不和, 所以治疗一定要祛毒为先。根据

毒气侵犯不同的部位, 采取不同的治法, 如毒气自皮毛肌肉而入, 则用刮法或挑法; 毒气从口鼻而入, 则用洗鼻漱口或雾化; 毒气从脐口而入, 则用磁拔法, 或脐周药线点灸法; 毒气从二阴而入, 多用薰洗之法。当然对于特别危重的病人, 或缠绵多年不愈的痼疾, 也要适当配合草药内服, 例如高热神昏的病人(如闷痧之类), 则刮痧、挑痧, 又用鲜南蛇勒苗捣烂取汁灌服; 肢节烦疼, 每遇气交则加剧的病人, 除了以大风艾叶、山苍树叶煎水薰洗之外, 也常常配服千年健或半枫荷之类。

壮医这种外治祛毒法, 根据的是人体内相通的道理, 但我们在分析多数情况下用外治法获效的原因时, 壮族人民所处社会环境特殊性的一面是应考虑。居住分散, 人与人的交往不多, 虽不能用“嗜欲不能劳其目, 淫邪不能惑其心”(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)来说明, 但他们生活比较朴素, 思想比较单纯, 确是事实。因而内伤杂病, 尤其是七情所致的精神方面异常症较少, 这也可能是导致壮医重祛毒、重外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二、防治结合, 有病早治。壮医在防病上有独特的方法, 如早晨的山村, 瘴气雾露迷蒙, 外出赶路, 要口含生姜以散寒辟秽; 野外耕作, 为暴风雨淋湿, 则取姜葱汤沐

浴,姜糖汤热服,以驱寒湿;溽暑天月,多热多雨,湿热交蒸,山溪峒水,流入江河,大气污染,水源混浊。饮用之水,必先用白矾沉淀过滤,并多吃生大蒜头,以防虫毒在肠胃孳生;当疫病流行之时,走村串寨回家,常用草药汤清洗,以避秽解毒;年老力衰者,常用辟秽解毒或舒筋活络之品垫席而睡,正在发育的儿童,则于胸腹佩带芳香解毒之品。

对疾病的治疗,壮医主张迟治不如早治,方法或刮或挑,或熏或洗,或外治内服并用。病情较轻,多用刮法或挑法;病情复杂而重的,多是内服药和外治并用。例如头晕、头痛、胸脘闷胀,多用挑法和刮法,使血脉通,毒气尽;咽喉红肿疼痛而发热者,常用金果榄、玉叶金花、火炭母煎水内服,同时,还在四肢指(趾)末端放血,使其热毒有去路;发冷发热有定时,泛恶欲呕者,既用鲜黄荆叶煎水熏洗,又内服黄皮树叶汤,促进毒随汗解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上述防病、治病方法,不仅专业的壮医能掌握,甚至一般群众,也或多或少能掌握其中一、二种,所以在壮族聚居的地方,不论病倒在田头,或病倒在山边,随时都能得到简便的治疗。这种群防群治的经验,尽管有些是粗糙的,但它却是壮族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结晶,只要加以整理提高,仍然是有其实用意义的。

三、用药简便,贵在功专。广西地处亚热带,药源丰富。据初步调查,植物药、动物药、矿物药共一千多种,其中大部分出产在壮族居住地。壮医的用药,很讲究简、便、验,注意选用作用大、功效快的药品,一般常用1—3味,最多也不超过5味,以防药多而杂,反而影响疗效。例如桂西山区有位壮医,擅于治疗急性乳腺炎,他常用的两味药,在屋前寨边都可以找到。当病人乳房红肿疼痛,烘灼难堪,发热恶寒的时候,即时取适量鲜芭蕉根捣烂加温外敷患处,约一时许,乳房疼痛即消失,继在背部心俞穴、

肝俞穴针挑出血,第二天换用鲜马鞭草捣烂加温外敷患处。一般治疗2至4天则疼痛完全消失。在右江盆地有位女壮医,善治妇科疾病,她对血虚引起的月经不调,常用黑豆与嫩鲜益母草(酌加油盐)作饮食疗法。她认为黑豆能补肾而暖子宫,鲜嫩益母草能补血活血,有利血液的生机。此种事例,在壮族地区的村村寨寨都可以找到,实在不胜枚举。

四、扶正补虚,必配用血肉之品。在广西丰富的药物资源中,虽有蛤蚧、黄精、首乌、土当归、土党参等补养药物,壮医多用它与血肉有情之品配伍,治疗气血两虚,正气不足之体。例如宫寒不孕,常用羊肉、麻雀肉、鲜嫩益母草、黑豆作饮食疗法;肾虚腰痛,则用豕骨或牛骨配藤杜仲、千年健熬汤;肢节胀痛,经久不愈,每逢气交之变则加剧者,主张多吃各种蛇肉汤或穿山甲肉汤,既能扶助正气,又能祛风通络;干咳无痰,用豕肺或老母鸭肉、鹌鹑肉煮莲藕吃,取其甘润以清养肺胃。不仅虚证如此,有时虚寒夹杂之体,也配用血肉之品,例如脾虚不统血而肌肤紫瘀者,在用土党参、土黄芪、苏木益气化瘀之外,常配服淮山牛肉粥,以加强其扶正之力。总之,壮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,对动物药的应用,已经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。他们认为凡是虫类的药都能祛风止痛;鱼鳞之品可化淤通络,软坚消块;介甲之属,能滋阴潜阳,安心神而定魂魄;飞禽和走兽,虽然有刚柔不同的性能,但都能温养气血,变理阴阳,为扶正平和之品。这些经验,尤其是饮食疗法的内容,值得加以总结推广。

总而言之,在“雾露炎蒸,为瘴为疠”的山区,长期“与虫蛇草木之毒”(俱见《岭南卫生方原序》)作斗争中形成的壮族医药,其内容是很丰富的,其治法用药的特点也是多方面的。以上的初步探讨,仅仅其梗概而已。

(收稿日期1986年3月17日)

(总157)·29·